

米哈依尔·塞巴斯蒂安著



最后消息



937.64/17



作家出版社

最 后 消 息

三 幕 剧

羅馬尼亞 米哈依尔·塞巴斯蒂安著

石 永 胤 譯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五六年·北京

最後消息

塞巴斯蒂安 著

石永禮 譯

※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〇五七號）

北京西便門大街四號

機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

書号：(856) 字數：9萬字

開本 311/16 × 431/16 / 32 印張 5 $\frac{3}{4}$ 插頁 2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數 0001—3500

定價(2) 0.55元

Mihail Sebastian

STOP NEWS

"The Book" Publishing House,
Bucharest, 1954.

劇中人物

亞歷山大·安德洛尼克——大學講師

格里戈·布山——大實業家

波歇——“號聲”報主編

斯特法納斯古——副主編

伏依古——主編助理

波姆比連——採訪員

布拉納斯古——教育部長

亞果比安——印刷所老板

胡伯特——排字房領班

尼達——“號聲”報工友

侍者

瑪格達·米奴——女學生

嘉貝——女演員

安娜——安德洛尼克的管家

爾納——布山的秘書

第一幕

“号声”報編輯部。舞台右後方，是大門。中後方，是一扇掛着“主編室”的長方形牌子的門。左後方，有一扇門通向其他房間。舞台左前方，有一間小房間，約佔舞台三分之一，小房間門上掛着“副主編”的牌子。小房間裏，擺着一張長桌，兩把椅子。桌上擺着一個電話、一捲捲的報紙、剪報的材料、原稿、鉛版、鉛筆、剪刀，等等。小房間左邊牆上，有幾扇臨街的窗戶。台上除了這間小房間之外，還擺着兩張寫字枱。舞台的右前方，有幾個木書架，露出幾大本合訂的報紙的背脊。幾面牆上都掛着一些舊得發黃的招貼：“請閱讀報導市內動態的‘号声’日報。八頁，三列伊。”

第一場

伏依古、尼達

一個夏天的早晨。陽光明亮。窗戶敞開着。伏依古靠在右邊的

寫字枱上，頭枕着右臂，帽子拉下蓋着前額，在睡覺，或者是打瞌。靜場。從微開着的窗戶傳來街上模糊的喧鬧聲。接着响起了賣報人的叫賣聲：“‘号声’報！‘号声’報！外加特別！有驚人的言論！有驚的情節！……‘号声’報！”叫賣聲漸漸消失。远处又响起了另外一個賣報人的叫賣聲，“‘号声’報！伏依古一直未動。工友尼達走進來，拿着一疊報紙。可以清楚地看見報紙的名稱：“号声”報。他到每一張桌上放了一份。

尼達 好啦，我們的報來啦。

伏依古（未抬頭，嘴裏嚼着）印出來了？

尼達 印刷所的人剛才送來。還熱呼呼的呢。（用指頭擦着報紙，然後蘸着給油墨染污的指頭）瞧，油墨一擦就掉。（拿報紙湊近鼻子聞聞）這味兒多衝！真能把人燻個跟頭，真的。

伏依古 像死屍的氣味。

尼達 伏依古先生，說老實話，不開玩笑，咱們這份報味兒可真大。

伏依古 報紙都有味兒。（稍停。不是由於他有意打趣，而僅僅是因為他實在悶了）油墨的味兒嘛。

尼達 不對！油墨味兒我還不知道？我吃這碗飯也不是一年兩年了。這完全不是那個味。（又把報紙湊近鼻子，極力辨別）有點像石油，或者像柏油和硫磺，又像化了的柏油味。我的話沒錯兒，伏依古先生。我是吃這碗飯長大的。大戰^①以前，我在尼古·非力彼斯古先生的

“時代”報呆過。後來，在波格丹—彼得斯梯先生的“晚”報呆過，在斯特拉梯本先生的“閃電”報也呆過。哪一份報也沒有這股味兒。我那可憐的老婆離得多遠也聞得出這股味兒來。“喂，尼達，你又把那該死的玩藝兒帶到家裏來了！拿出去，拿出去！”伏依古先生，只要是屋裏擱着“号声”報，她晚上就睡不着，她就睡不着。（副主編小房間的電話鈴响了。尼達慢條斯理地走去接電話，不慌不忙地拿起听筒）喂！找亞果比安先生嗎？不在，不在這兒，他在經理部。這是編輯部。什末？什末？（顯然是打電話的人不再回答了。聳聳肩，放下听筒。）

伏依古（這時，他已經苏醒，用手支着頭坐著，帽子給推到腦後，發着愣）尼達！

尼達（正從小房間回來）噯！伏依古先生。

伏依古 你想過沒有，它到底是靠什末活下去的？

尼達 誰？

伏依古 報紙。

尼達 哪個報紙？

伏依古 我們的。

尼達 “号声”報？

① 指第一次世界大戰。

伏依古 是呀。

尼達 (振振頭) 嘿，讓我想一想！(想了一会之後懷疑地)……難道它還真活着？

伏依古 在某種意義上說來，它是活着的。至少它還沒垮。它出來了。(他好像才發現似的，突然帶着驚訝的口气) 是的，老兄，它的確出來了。瞧，它在這兒，在桌子上。(街上，遠遠傳來賣報人的喊叫聲：“號聲”報!) 也在街上。它活着。誰也不知道這是怎末回事。這是靠了什末奇蹟？誰出版呢？誰看它呢？誰替它出經費呢？

尼達 是我們出版的，沒錯。誰看它……(想了一会) 還是我們。至於誰替它出經費，依我看是誰也不出。

伏依古 尼達，老兄，我已經三個月沒看見薪水了。

尼達 我倒是在兩個月以前拿到過一回。

伏依古 哦，你可真走運。……

尼達 你看今天發不發薪……？

伏依古 要發，尼達，我看要發。天天我都想着到日子了吧，可是，晚上我還得到咖啡館去借個百兒八十的……

尼達 老是这样它可支持不下去了。

伏依古 噲，尼達，妙就妙在這兒，它能！你看它不是支持下來了嗎？這份要垮不垮的生意，是個空架子。

房租未付、印刷費未付、紙款未付。至於我們……那就更甯提了，可是它还是支持下來了。每天晚上，我總以為：“这下子完了，明天出不來啦！”（拿起報紙給他看）……可是它还是天天出。

第二場

伏依古、尼達、侍者

侍者 早安。（向小房間窺望）斯特法納斯古先生沒來嗎？

尼達 還沒來。把他那杯咖啡放在這兒好啦。他就來。

侍者 他來的時候可就涼了。

伏依古 給我吧。

侍者 你說什末？

伏依古 我說把那杯咖啡給我，給斯特法納斯古先生另外來一杯。

侍者 非常抱歉，先生，我再也不能給你了。

伏依古 為什末？

侍者 噲，說真的，你自己算一算，先生，（從口袋裏掏出筆記本翻開，一直翻到伏依古的賬上）二十七杯清咖啡、九杯加酒的咖啡、十四個雙份蜜餞玫瑰花瓣、一些奶油糖

——我記得當時你還說奶油糖太硬了，如果我再給了你，就是自討苦吃。二十二杯茶、一包“雷該爾”牌香煙——這樣下去我受不了，先生，我跟你說實話，我是真受不了，我不能老讓你賒賬。

伏依古 好哇，好哇，你這廢物，你說這話算是找到好時候了，今天正好要發薪。

侍者 得了吧，先生，這一套我都聽膩了，老花招，真到了這兒發薪的那天，你們非掛國旗慶祝不可。

第三場

伏依古、尼達、侍者、安德洛尼克

安德洛尼克（手中拿着帽子，怯生生地上，以詢問的眼光環顧着，彷彿是在找路，道歉地）对不起……請問……如果我沒有打擾你們的話……我想問問……

尼達 你找誰？

安德洛尼克 “號聲”報編輯部……

尼達 這兒就是。

安德洛尼克 那末……我想——我的意思是說……我想……

伏依古 你要登廣告嗎？往右第二個門。經理部管。

安德洛尼克 （他這時才注意到伏依古，向他走去）請讓我自己介紹一下。我叫安德洛尼克，安德洛尼克教授，歷史教授。

伏依古 見到你我很高興。（冷淡地握著安德洛尼克伸出來的手，這位先生的極度謙恭使得他頗為不安，於是脫下帽子放在桌上。）

安德洛尼克 是這末回事，我寫了一篇文章。

伏依古 想發表，是不是？

安德洛尼克 不，正相反，我倒希望，我倒希望那篇文章沒有發表……

伏依古 你要知道，這是不能勉強的。

安德洛尼克 我知道，可是現在已經太晚了。

伏依古 為什麼？

安德洛尼克 因為已經發表了。

伏依古 在哪兒發表的？

安德洛尼克 這兒。

伏依古 這兒？

安德洛尼克 不錯，就在“號聲”報。

伏依古 發表很久了嗎？

安德洛尼克 不，今天早上。是的，是的，就在今天早上，作為特稿發表的。（從口袋裏掏出報紙，打開，用手指著。）

伏依古（頗為驚奇）怪事，我還沒有看到呢。（檢題目）“亞歷山大大帝^①在米太”，亞歷山大·安德洛尼克著。

安德洛尼克 那就是我。

伏依古 亞歷山大大帝？

安德洛尼克 不。亞歷山大·安德洛尼克。著者。

伏依古 你打算怎末样？

安德洛尼克 我想和主編談談。

伏依古 主編？我还想和他談呢。

安德洛尼克 他难道不上这兒來嗎？

伏依古 唔，偶尔來一下。他要揀好日子，還要他自己想來的時候才來。

安德洛尼克 是这末回事……我……我还是应当……这是關於……

伏依古 有什末要緊的事情嗎？

安德洛尼克 非常要緊。我甚至可以說，是件極端重要的事。

伏依古 那末……嗯，讓我想想……你最好跟副主編斯特法納斯古先生談談。

安德洛尼克 他在嗎？

① 亞力山大大帝（公元前356—323），馬其頓國王。

伏依古 還沒來。可是他就要來了。

安德洛尼克 那，我等等吧。

尼達 从过道往左拐，就是会客室。

伏依古 要不……如果你忙的話，出去一会再來也好。

安德洛尼克 那也好。我要到拐角那家書店去買本書。我

去一会就回來。祝你早安。（向門口走去，停下，轉向伏依古）

是的，是的，我一会就回來。

伏依古 （望着他出去。可是当他走到門口時，起了一个念头，突然止住他）

也許……也許你是來拿錢的吧？

安德洛尼克 什末錢？

伏依古 你的稿酬，那篇特稿的錢。

安德洛尼克 你們还給稿酬嗎？

伏依古 那当然。你如果是來拿錢的，就用不着再操心

了。把你的地址留下，我們派工友給你送去。

安德洛尼克 說实話，我是为了別的事情來的，完全是为

了另外一件事情。

伏依古 自然嘍，錢不很多，不过，一兩千还是有……

安德洛尼克 我希望你别以为……我是为一个原則性的問

題……我……

伏依古 （直截了当地）我給你出个主意，教授，免得你浪費

時間去办手續。你可以留下一百列依，作为印花、稅

款，以及手續費用等等，等你回來的時候，只須到出納那兒去取錢就行了。

安德洛尼克（信以為真，怯怯地摸着錢袋）那末你認為……

伏依古 沒錯兒。

安德洛尼克（找出一塊一百列夫的硬幣，遞給他）勞駕。謝謝你，我一會就回來。早安。（下。）

第 四 場

伏依古、尼達、侍者

伏依古（把錢扔在侍者的放着幾杯咖啡和幾杯水的盤子裏）把咖啡擺桌上，錢別找了。

侍者 謝謝，先生。（放一杯咖啡在桌上，從右下。）

第 五 場

伏依古、尼達、波姆比連

波姆比連（從左匆匆上）斯特法納斯古在嗎？

伏依古 還沒來。

波姆比連 那更好。(把帽子扔在掛鉤上，在一張寫字枱旁邊坐下來)

尼達，拿幾張稿紙來。(向伏依古) 昨兒晚上，我痛痛快快地喝了一頓。

伏依古 痛快得竟連稿子都忘記寫了！

波姆比連 斯特法納斯古說了什末沒有？

伏依古 大鬧了一場。

波姆比連 後來呢？

伏依古 和平常一樣，氣就消了。

波姆比連 (尼達拿了幾張白紙放在桌上。向尼達) 這算什末，尼達？
是稿紙還是包皮紙？

尼達 沒有別的紙。經理部的命令。節約。

波姆比連 真要命！

伏依古 而且愈來愈不像話了！喬治·波姆比連，大名鼎鼎的新聞記者，在雜貨鋪掌櫃用的包皮紙上寫稿。

波姆比連 (凜然地) 並且寫出了萬年不朽的作品。(轉換口氣)
你有題材嗎？

伏依古 我想打瞌睡。(又把頭伏在桌上。)

尼達 (正要離開，碰着剛進來的斯特法納斯古) 你好，斯特法納斯古先生。

第六場

伏依古、波姬比連、斯特法納斯古

正当斯特法納斯古進來的時候，小房間的電話鈴响了。他帽子也不脫，也不招呼誰，一直走到他的書桌旁，一面拿起听筒，一面隨着桌上的文件。

斯特法納斯古（像一个習慣於在一天之內打幾百次電話的人那樣，說話簡捷，並不粗魯，可是相當機械）是的……是我，不行，我說過不行。第二版，第三欄，排九個正體字，……不要斜體，也不要黑體。九個正體字就行。不加插圖……我說過不要……（掛上電話。以同樣的姿勢站在桌前，戴着帽子，繼續翻閱着桌上的文件，一直未從桌上抬起頭來）伏依古！

伏依古 噯。（慢騰騰地站起來，向小房間走去，在斯特法納斯古桌前站住。）

斯特法納斯古 有什末新鮮事嗎？

伏依古 沒有。

斯特法納斯古 “雷多尔”電訊來了沒有？

伏依古 來了，這兒。（指桌上的一份文件。）

斯特法納斯古 有鉛版嗎？

伏依古 只有一塊。（拿一塊鉛版遞給他。）